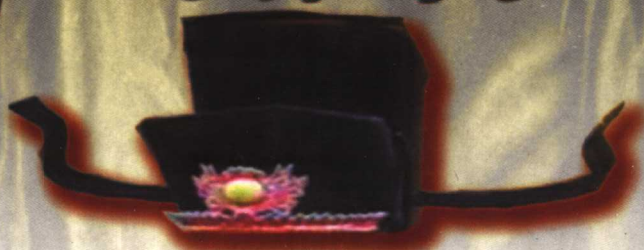


钱
•
权
•
情
系
列
报
告

陈源斌
陈世旭等
著



官场报告



● 湖南文艺出版社 ●

官场报告

陈源斌 陈世旭等著

责任编辑:陈新文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: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

*

199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1.25

字数:220,000 印数:1—6,000

简易精装: ISBN7—5404—2005—7
I·1582 定价:16.00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官

场

目 录

夏 秋 冬	1	王跃文
权 力 场	69	钟道新
重现江湖	179	陈源斌
秋风庭院	217	王跃文
镇 长	257	陈世旭
天地之间有杆秤	285	孙春平
小县出清官	327	梁存喜

报

告

王跃文

夏 秋 冬

这件事本来做得很机密，但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后来还是慢慢传了出去。有人私下戏称这件事为“七月政变”。

黎南县的夏天是凉爽宜人的。关隐达却感到这个夏天特别烦闷。他被人大代表们戏剧般地推上县长的位置，可上面事实上不承认。他莫名其妙地当了快九个月的县长了，地委却一直没有任命他为县委副书记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局势会发生好的变化，他似乎在等待情况最坏的那一天到来。他当然没有想到会发生所谓

“七月政变”。夫人陶陶说他这几个月像是老了十岁。女人的样子很爱怜。他对着镜子仔细看看，发现自己真的不像才四十二岁的人。眼角的血丝红得有些恐怖，脸皮像是塞进泡菜坛子里腌过的，胡子似乎长得特别快。心想镜子里这个人曾经被人称作美男子，真是滑稽。他只好每天早晨都洗个头，把头发吹得熨熨帖帖，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。这样显得精神些。他不能窝窝囊囊没精打采地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
县委书记向在远看上去对他很不错，见面总是握着他的手使劲摇晃说，老关呀，放心，我是支持你的！可他感觉到的只是向在远事事同他过不去。向在远精瘦精瘦，笑起来鼻子显得特别勾，眼珠子逼视着你，叫你心里没底。向在远同他一见面就这么笑，他就时常想起从小就听熟了的一句民谚：鹰嘴鼻子鸽子眼，挖人心肝抠人胆。那年他刚调来黎南县，同向在远一见面，就想起前人这句老话了。但他心里却交待自己，不可以貌取人。后来见向在远对他真的还可以，便想前人的话的确妄信不得。现在回头一想，前人的话并没有错。只因当初向在远是县长，关隐达是分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，两人各管各的，相安无事。现在就不同了。官场就像一盘棋，棋子之间相生相克，利害关系因势而变。那大炮这会儿同马共成犄角之势，等会儿只怕就让马蹩脚了。

关隐达当上县长不久，就请北京专家余博士他们帮助制定了黎南县经济发展规划。但这规划被县委束之高阁。向在远关心的只是什么公仆形象工程。关隐达倒不是认为公仆形象不该抓，只是看不惯向在远的官样文章。谁都知道做实事比做虚事难，所以很多人就专拣虚事做。

虚事看不见摸不着，只需培养个把看得过去的典型，让新闻媒介一宣传，就出名了。于是上面派人来总结经验，外地派团来

学习取经。你就一面布置现场供人参观，一面招呼人家吃好吃好。只要让人家吃好了喝好了，你的经验自然就好了。客人的酒喝越是响亮，你的经验就越好。只要运气不坏，说不定你就发达了，官升一级。

前任地委书记张兆林搞了个“两走工程”，意思是要走出大山，走向世界。当年这个工程被弄得轰轰烈烈，得到省里的肯定。张兆林后来当了副省长，下面的干部就暗自研究他成功的不二法门，认为“两走工程”帮了他的大忙。

继任的地委书记宋秋山是张兆林一手栽培的，自然同张兆林一脉相承。“两走工程”实际上就是对外开放，于是宋秋山就顺着这个思路搞了个“梧桐工程”，说是栽好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。意思是创造一个好的对外开放环境。现在全区到处是“栽好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”的标语。可如今的事情，上面弄得热闹喧天了，到了老百姓那里，他们并不知道你们在瞎弄什么。黎南海拔太高，山上不怎么长树，多是些低矮的灌木和草丛。有些不明白的老百姓就说怪话了：五八年要我们大炼钢铁，山上的树孙子都叫砍了；后来又要造梯田，我们把山挖了个底朝天；这些年山上好不容易蓄了些草了，又要栽梧桐树了！这山上栽得了梧桐树？栽了梧桐树就有凤凰来？凤凰就那么值钱？当官的尽是一些洋人！基层干部听了这话，哭笑不得。他们也懒得向群众解释什么梧桐工程，乐得听听笑话。他们知道现在自己做的很多事反正都是大年三十烧年纸——哄鬼，还那么认真干什么？

没有几个老百姓知道梧桐工程是什么玩意儿，但各级领导都说通过大力实施梧桐工程，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进一步提高，一个良好的对外开放环境正在形成。

黎南太偏远了，经济又落后，对外来投资很难有吸引力。于

是向在远提议，在响应地委号召、积极实施梧桐工程的同时，大力实施公仆形象工程。向在远在县级领导联席会上对此作了深刻阐述，说明重塑公仆形象是多么重要。县委便成立“公仆形象工程领导小组”，向在远自任组长；下设办公室，组织部长任办公室主任，从组织部、宣传部、人事局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门工作班子。地委对黎南这个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。宋秋山指出，黎南的做法是对的，他们为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。

动不动就是这工程那工程，这大概是当代中国独特的风景了。有些退下来的老同志看着不舒服，就说如今是知识分子当家，人人都是工程师，难怪工程多。工程眼花缭乱，老百姓觉得有趣，就编了顺口溜说，领导真是行，一年一工程；山河年年旧，工程日日新。

关隐达也认为工程形形色色，未免显得庸俗。但到底还算是工作方法，也无可厚非。可总拿工程二字故弄玄虚，玩官样文章，就有些那个了。其实本地官场上的明眼人都清楚，这股风的鼻祖就是张兆林。张兆林的成功很让一些人兴奋，他们发现如今升官原来这么容易。

下面很多领导便暗自效法张兆林。他们觉得张兆林当这几年地委书记并不怎么费力，却上去了。举重若轻，举重若轻啊！

便很有一些基层的头头脑脑自以为从政多年，终于找到了诀窍，步态更加从容起来，笑容更加含蓄起来。社会上总有些人喜欢琢磨官场上的事儿，他们发现这几年地区上上下下不少领导，拿官话说吧，更加成熟了，这都是托张兆林的福。可以说是：诞生了一个大人，带出了一批小人。

有回陶陶在外面偶尔听到这句话，回来问关隐达这是什么意

思。关隐达说，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？如今社会上顺口溜、打油诗就是多，少理它！其实他心里朗朗明白，这话说白了，就是说张兆林这几年没别的成就，只是带坏了官风。

今天晚饭，关隐达在黎园宾馆陪同向在远一道应酬客人。来的人有几批，有地计委的几位科长，民政局的几位科长，还有省里日报社驻地区记者站的记者周述。上面来的人，不论官帽子大小，县里的头儿都得出面招呼。你疏忽了谁，就得罪了谁。下次你县里办什么事要是碰到他手上就麻烦。就是再没有权的科长，他没有本事卡你，可他今后到处臭你总做得到吧。所以地区不论下来一位什么科长，你都得到场。再忙也得端着酒杯过去敬杯酒。省里下来的人就更不用说了。好在省里的干部好多年都不会来一位。最不好应付的只怕是记者，弄得好他就吹你，弄不好他就给你曝光。一个地方，工作不可能没有纰漏，记者们总有机会要弄你。照理说工作上有毛病不怕谁批评，问题是如今没有一个正常的批评环境，整个社会都不能接受正当的批评。批评一来，群众就以为天大的事了，领导是干什么吃的？上面领导就作批示，追究下来。下面就只好把记者当爷爷来侍候。也有的领导侍候记者搞出门路来了，竟成升官之道。

今晚的重点客人是周述，他是专门来县里采写公仆形象工程新闻稿的。向在远很重视这事。一同作陪的还有宣传部长等人。周述是个一米八的大胖子，眼睛时常红红的，总像刚喝过酒。这人看上去像个山大王，没有一丝斯文气象。向在远很干瘦，同周述并排坐着，就显得有些滑稽。关隐达觉得向在远同周述太亲热了。有些不是味道，就常借故出去敬酒。向在远却总是说，老关你不能跑呀！

关隐达去地区民政局的几位科长那里敬了一轮回来，见向在

远同周述在耳语什么。周述将手往向在远肩上一搭，向在远整个儿就像要倒进周述的怀里了。关隐达心想这位堂堂县委书记，同一个记者搞得这么黏黏糊糊，也不怕失身份！

好不容易应酬完了，大家在餐厅里握了轮手，道了客气。出了餐厅，又免不了再握一轮手。大家都握完手了，向在远同周述又握上了。关隐达见他俩好像还有话说，就说，小周你休息。向书记，我先告辞了。向在远就说，好好，老关你先走一步吧。周述忙伸过手来说，关县长，你，麻烦你了。说着又拍着关隐达的肩膀说，关县长我们……我们老朋友了。周述显然有些醉意了。

关隐达上了车，禁不住摸摸刚才叫周述拍过的肩头。他觉得肩头怪不舒服的。看看表，才八点钟。他难得这么早回家。自从当上县长以后，他就过得不像一个正常的人。他同夫人陶陶玩笑说，现在好了，清早有人接我起床，晚上有人送我上床，真像县太爷了。原来每天早上一开门，就有人守在门口了。晚上再怎么晚回家，家里都会坐满一屋人。来的人都是找麻烦的，什么复员退伍军人呀，困难企业职工呀，蒙受不白之冤的呀，遭单位领导打击报复的呀。他总感到不对劲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别人也是这么当县长的？那天底下还有人愿当县长吗？有个外国笑话，说有个小镇，要是有人犯了罪，法官就判他当一个礼拜镇长。关隐达觉得自己当县长真的比坐牢还难受。他同门卫和信访办讲了多次，发了一次火，情况才有所好转。

可是那位老太太，一天到晚守在他家门口，已是几个月了。老太太是建筑包工头陈天王陈大友的老娘。自从关隐达下令逮捕陈大友，老太太就一天到晚守在他家门口。起初那段日子，老太太又是吵，又是闹。后来不吵不闹了，只是每天一大早就在他家

门口坐下，晚上十点钟才走，比上班的人还准时。三餐饭都有人送来。谁也不敢把她怎么样，你劝她回去，她就寻死觅活，不管是石头是墙壁，她就一头撞去。真是豆腐掉进灰里，吹也不是，拍也不是。见了关隐达，她就叫喊，我儿子犯了什么天条？你要抓他？你莫走，你跟我讲清楚！人家怕你，我不怕你！我的×辱得你出！关隐达只好不理她，只顾低着头进出。

可陈天王一直没有被抓进去。关隐达找检察长发过几次火，可他们说还在调查取证，不敢这么贸然抓人。人抓进去容易放出来难。这个我们是有教训的。关隐达心里明白，这都是常务副县长王永坦在中间作梗。

政府办主任马志坚找陈天王严肃地说过老太太的事。那天中午，陈天王便跑到关隐达门口，骂了他老娘。骂得很难听，说你这老鬼，老不死的，一天到晚蹲在这里干什么？我犯法是我去杀头又不要你去抵命！老太太就嚎啕大哭，说你死是你的事，我还要这张老脸！娘儿俩这么你来我去骂了一阵，陈天王把他老娘拉走了。关隐达当时正在屋里，一听就知陈天王和他老娘是在演戏。这陈天王真是无赖！关隐达门口只清静了半天，第二天老太太又来了。

老太太让关隐达伤透了脑筋。现在县城各个角落每天都在议论这事，好像人人都在看他的笑话。机关干部出去，碰上外面的熟人，人家准会问：还在那里吗？在，在哩，天天在那里。两人就相视而笑。

关隐达知道，只要他说声老人家你回去吧，你儿子没问题了。一切事情都完了。可他就是不说。他不能这么说，一说后果不堪设想。

但是总让这么个老太太守在他家门口，对他也很不利。

关隐达快到家门口了，不由得放轻了脚步。真希望老太太今天破天荒早早回家了。

老太太还在那里，像是在打瞌睡。关隐达便做贼似的蹑手蹑脚起来。他轻轻开了门，居然没有吵醒老太太。陶陶见他回来了，就朝着门努努嘴巴，意思是问老太太还在吗？关隐达苦笑着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

关隐达靠在沙发上，样子很疲惫。陶陶就不打扰他，只为他倒了杯茶，进厨房洗涮去了。关隐达望着夫人的背影，心里有些感动。家里时常挤满了人，夫人没有半句怨言，还总是向人家赔笑脸。老太太在他家把了几个月门了，她没有发过一次脾气。

关隐达的脑子像是钻进了许多蚊子，嗡嗡作响。周述的客气让他觉得气味不对劲。这个人他早在地委机关工作时就认识。那时关隐达是地委书记陶凡的秘书，周述常在陶凡那里露脸，对他自然也很热乎。从那时起，关隐达就不太喜欢周述这人。他发现周述在领导面前总是笑嘻嘻的，眼珠子在领导脸上溜来溜去，总像饥渴着什么，期待着什么。后来关隐达娶了陶陶，成了陶凡的乘龙快婿，又年轻地当了县委副书记，周述在他面前就更不一样了，见面就说，我们可是老朋友啊！重重地拍着他的肩头。再后来，陶凡退了，关隐达开始倒霉了，周述的笑脸就有些耐人琢磨了。照样总说是老朋友，也照样笑嘻嘻的，但气味不一样了。现在他县长的位置很尴尬，周述的笑脸就更有意思了。

这时门响了，关隐达胸口紧了一阵，生怕老太太进来吵闹。陶陶跑了出来，望了他一眼。他点了点头，陶陶就去开了门。

进来的却是银盘岭乡的书记熊其烈。关隐达不觉松了口气，心里便笑自己怎么如此怯懦了。

今天熊其烈的神色有些异常。老熊算是关隐达在黎南最知心

的部下了。这人忠厚老实，干了十多年乡长了，最近在关隐达的一再坚持下，才提他当了乡党委书记。老熊虽对关隐达满心感激，但从来不在他面前唯唯诺诺，也从来不像今天这么诚惶诚恐。

今天老熊一定有什么要紧事？关隐达一边招呼他坐下，一边问道。

熊其烈喝了口茶，呼吸都紧张起来，迟疑半天才说，关书记，我发现天大的事了！

什么事？你说你说！

我刚才去向书记家里，想找他汇个报。他还没回来，他老婆在客厅打扫卫生，就说，他就回来的，客厅很乱，你到他书房坐一会儿吧。我就进了向书记的书房。他的书桌上放了个文件夹，我知道不该看，但我想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机密，就随便翻开了。天哪，我一看就两眼发黑！

是什么？这么吓人？

谁都想不到！那是一封状告宋秋山的信！我草草扫了一眼，那上面列举了宋秋山的十大罪状。一看就知还是一份草稿，就像有几个人的字迹，也有向书记修改的字迹……

不等熊其烈说完，关隐达忙摆摆手，说，老熊，你再去一趟，把那信拿出来好吗？

这个，这个……熊其烈感到有些为难。

关隐达脸色发起青来，一字一顿说，老熊，你也很清楚这事，太重大了。不干就算了，要干就马上去，不然他很快就回来了。

熊其烈站起来，一言不发就出去了。

关隐达坐不住了，在客厅里转来转去。到向在远家里打一个

来回只需几分钟，这几分钟显得格外漫长。

熊其烈回来了，果然取来了告状信。关隐达接过信一看，胸口禁不住狂跳起来。他先瞟一眼题目：关于宋秋山同志违纪违法问题的汇报。不及细看全文，他忙翻到末尾，见落款是：一批掌握情况的干部。他接着便飞快地看着告状信，里面字字句句都叫他两耳发鸣。他匆匆看完信，握住熊其烈的手说，老熊，第一，你要镇定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；第二，不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你我都没有见过这封告状信。你现在照样去他家里，等他回来，向他汇报。记住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

熊其烈走了，陶陶出来问男人，什么事情，这么神秘兮兮？

关隐达不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说，你不用知道这事。我现在要连夜赶到地委去。完事之后马上赶回来。

关隐达打电话叫了司机小马。他不准备叫秘书小张同去。这种事情，人越少越好。要是他可以自己飞着去，他连司机小马都不会叫。最近上面专门要求过，不准领导干部自己开车，他不想在这种小事上让人说什么。他接着又火急火燎给宋秋山打电话。他拨的是机要电话，那部红色电话机。接电话的是宋秋山的夫人龙姐，说秋山还没回来。他只好打手机。手机通了，接电话的是宋秋山的秘书小朱。小朱说，宋书记正在忙，是不是明天再打电话联系？关隐达知道宋秋山不太愿意接他的电话，就说，小朱，今天这事太重大了，你一定要宋书记万忙之中抽时间接一下电话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宋秋山才接了电话。关隐达稍加寒暄，就说了告状信的事，扼要讲了信的内容。

宋秋山沉默一会儿，说，隐达，你赶快到我这里来，我在家里等你！

司机还没有来，关隐达又拿出告状信看了一眼。凭直觉，他看出这信是地委内部人写的初稿。信中涉及一些地委内幕，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。从几个人的笔迹看，这是有组织的行动，一定有人在中间组织这事。看来这人的来头还不小。

陶陶刚才隐约听出些名堂了，有些担心，问，这样行吗？

关隐达说，没什么行不行的。

司机来了，说，刚才去加了点油，就迟了。

上了车，关隐达才说，老人家病了，去看一下。问题不大的话，马上赶回来。辛苦你哩小马！

小马说，哪里哪里。

关隐达不再讲话，深深地窝进座椅里，细细琢磨这个事情。地委几个头儿间的恩恩怨怨，是是非非，他都清楚。他想说不定这事就是专员陆义一手策划一手操作的。陆义同宋秋山是老同事，长期相处难免有过节。前年张兆林调任副省长，地委书记的位置一时不知落入谁手。当时人们多是猜测专员陆义接任，也有人说会由主管党群的地委副书记卢云飞出任地委书记。后来盘子定下来了，出乎大家的意料，主管政法的副书记宋秋山坐了地委的头把交椅。他在地委领导中排位本来是靠后的。陆义仍旧任专员。这样，陆义同宋秋山的关系更加微妙起来。有人就分析，新定地委班子，张兆林在中间起了决定性作用。原来张陆二人关系不睦。可当初张兆林在地委工作时，外界都看不出这一点，只说张陆二人是多年来配合最好的书记和专员，简直是黄金搭档。可见张兆林这人真的是滴水不漏，左右逢源。这么老到的人不当副省长才怪！

想不到陆义这些人玩到这个身份了，还搞这种手段！像小孩子办事，又像流氓做派。真他妈的黑！关隐达心里无限感慨。

小马见关隐达今天一声不响，以为他担心老人家的病，就说，关县长放心，陶老书记的身体一向不错，不会有大问题的。他俩老身边没有人，有个什么毛病，不打电话告诉你们告诉谁？

关隐达忙说，但愿没有事。

关隐达感慨着别人黑，突然又觉得自己无聊了。自己这是扮演了什么角色？一个告密者！他想到自己是这么一个角色，似乎自己的身子在往下缩，怎么也挺拔不起来。他开始问自己该不该这么干了。刚才听熊其烈说起这事，他马上意识到这是改变他目前窘境的绝好机会。别的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去想。

也许自己太草率了。莫说这样做道德不道德，这事真的闹开了，宋陆二人都不是一般人物，还不知鹿死谁手！

可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也就只好这样了。是祸是福，听天由命吧！

黎南到地区，白天得走三个半小时，晚上车少些，才两个小时就到了。不过也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。车在陶凡家门口停了下来。关隐达交待小马，你去桃园宾馆登记个房子，休息一下，说不定还得马上赶回去哩。我过会儿就来。小马就没有下车，掉头走了。

关隐达根本顾不上进岳父大人的家门，一转身就去了宋秋山家。

一敲门，门便开了。开门的是宋秋山的夫人龙姐。客厅里满是烟味。刚才这两个多小时，不知宋秋山抽了多少烟。宋秋山从沙发里缓缓起身，笑容可掬地伸过手来同关隐达紧紧握了一阵。龙姐为关隐达倒了杯茶，说声隐达你们扯吧，就进里屋去了。

宋秋山压压手，示意关隐达自便，就翻开靠垫信看了起来。他的眉头皱了起来，越往下看，眉宇间的川字便越深。灯光下看

不出脸色的变化，关隐达想这脸色一定是由通红而转向铁青吧。

宋秋山不像关隐达那样看得匆忙，他很从容。他慢条斯理地抽着烟，看到了后面又不时翻回前面，像在仔细玩味一篇美文。

好啊！宋秋山终于看完了信，说，他们居然对我搞这一套！

关隐达不知回答什么好。听宋秋山说“他们”，他便认为宋秋山一定猜得出是谁在弄手脚了。

宋秋山哈哈一笑，接着说，这事要是放在从前，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，不揪出个反党集团才怪！就是现在，这也是一种严重无组织、无纪律的行为！他们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！谢谢你啊，隐达同志！

知道了这事，就应该汇报啊！关隐达说。

宋秋山微笑着，目光很亲切，说，隐达，黎南这几年发展不错，你做了不少工作啊！这几个月，你承受了不少压力，这个地委是清楚的。黎南在我们地区相对落后些，尤其需要扎扎实实地干，少不得你这种埋头实干的同志啊！今后，你要多担些担子才是啊！

关隐达感觉到宋秋山分明在向他暗示着什么。宋秋山也许觉得自己在关隐达的事情上有些对不住，却只说你承受了不少压力，这个地委是清楚的。这已是一种委婉的道歉了。关隐达知道，作为宋秋山，他只能做到这一步。他不可能公开向部下说对不起来的，特别是在这种严肃的事情上。宋秋山要他今后多担些担子，也许意图更加明显了。

感谢宋书记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！关隐达说。

隐达，也不早了，我就不留你了。你住桃园还是住哪里？

我不能住下来。明天一上班得开办公会，我马上赶回去。

那就太辛苦你了！宋秋山站起来，同关隐达握别。

关隐达出来看看手表，已是十一点多了，就不想再去打扰岳父大人，抄近路径直去了桃园宾馆。总服务台的小姐认得关隐达，见面就同他打招呼，说，你的房子在 208，司机在 206。关隐达说，我们住不成了，得马上赶回去。

这么急？有急事？小姐问。

对对，有急事。

关隐达说声谢谢，就去了小马的房间，小马是倒头便睡的，关隐达在门外就听见了他的鼾声。敲了好几声，小马才开了门，揉着眼睛说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睡死了，睡死了。关隐达说，没事没事。辛苦你小马，我们赶回去算了。老人家问题不大。明天一早得开办公会。是妈打的电话，老头子怪他不该打。

小马便飞快地穿了衣服，揉着眼睛跟关隐达下楼。走到服务台结账，小姐望着关隐达笑笑，说，算了吧，就不收你们的钱了。关隐达也笑笑，说，那就谢谢你了。又开玩笑说，不过你收不收都无所谓，反正都是人民政府的钱。小姐说，关县长真是，得了便宜还讲便宜话。关隐达就嘿嘿笑。玩笑间，小姐已退了小马预交的房费，办完了退房手续。关隐达再扬扬手，就同小马出来了。

上了车，关隐达说，小马你明天就不要同别人讲我们今天来看过老头子。他老人家是越老脾气越怪，听不得人家讲他身体不好。

小马说，好好。老人家多半是这样。我父亲就是这个脾气。他要是有个三病两痛，我姐姐跑回来看他。他火冒三丈，说，我还没有穿寿衣，你就这么急了，来奔丧？

对对，老人家就是这样。关隐达说，有一年老头子病了，没注意保密，弄得他好多老部下跑去看望他，把他急得要命。事后